

电视连续剧剧本

三线

SANXIANSANXIAN

程家强 著

三线建设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规模巨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也是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把青春献给三线建设



清镇市党史研究课题

电视连续剧剧本

三线三线



程家强 著

中共清镇市委党史研究室
清镇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线三线 /程家强 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 - 7 - 5660 - 0464 - 2

I. ①三… II. ①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8657 号

三线三线

作 者	程家强
责任编辑	莫福山
封面设计	符 蓉
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 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传 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成都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市标点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 24.2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464 - 2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老骥伏枥 笔耕不辍

三·线·三·线

SAN XIAN SAN XIAN

——电视剧本《三线三线》序 罗大胜

三线建设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规模巨大,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也是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贵州是我国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和兴建的上百个企业的数十万职工,他们战胜重重困难,为贵州的三线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子孙,为贵州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的三线企业和三线人,又以新的思路、新的构想、新的策划、新的姿态去迎接新的挑战。作家程家强的二十四集电视剧本《三线三线》,讲述的正是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故事。

程家强生活在三线工厂毗邻的村庄,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目睹和经历了三线建设的发展与变迁,不管是三线人或是农村人,他们之中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记忆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三线三线》为读者塑造了以李艳秋、于洋、大刘、小丁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开拓进取的三线人的光辉形象,讴歌了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同时,也塑造了以刘强、林支书、叶二孃、吴憨包等为代表的农村人的鲜活形象,赞美了农民正直、憨厚、朴实、善良的优良品质。五年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三十集电视剧本《三线人》,故事讲述一群来自祖国东部大城市的三线人,在西部荒无人烟的老鹰谷,白手起家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军工厂,他们用智慧和勇气、青春和热血,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创造了无数辉煌。而程家强创作的《三线三线》,则以独特



的视角,另辟蹊径,除了描写三线人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创业精神之外,侧重描写了三线人与毗邻村庄农民群体之间的故事。他们之间有矛盾、有纠结、有碰撞、甚至有斗争,但在时代的召唤下,能够相互搀扶,相互支持,最终和谐相处,融为一体。

《三线三线》的成功之处,在于题材独特、主题鲜明、故事新颖、语言生动,剧中人物性格各异,命运各有不同。全剧既有故事悬念,也较好地表现了正反面人物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写了三线建设的业绩,对三线人和农民群体的事业、家庭、婚姻、亲情、友情乃至苦闷、彷徨、无奈,也有较为细腻的生动描写。他们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沮丧,有人生的不幸,有政治的无奈,有婚姻的悲欢离合,也有爱情的幸福与苦痛。我以为,读者读过之后,特别是参加过三线建设的读者读过之后,一定会勾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绵绵回忆。

电视文学剧本是电视艺术作品的基础,它与一般的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语言描写应立足于如何以更为明晰的视觉形象出现于屏幕,非常强调语言的视觉性。所谓视觉性,指的是剧本的叙述语言必须符合影视创作的特点,要力求描绘出具体、生动和可感的视觉形象,要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也就是说,剧本的语言不能是单纯的文学语言,必须是影视语言、视觉语言,使它们和银幕上的视觉形象发生直接关系,读者在阅读剧本时,应能“看见”或联想出未来电视剧中一幅幅运动的画面,“听到”这些画面中的声音,因此编剧者必须用影视思维方式来创作剧本。由于作者是第一次写作自己不熟悉的电视剧剧本,因此,《三线三线》的影视语言、视觉语言、视觉形象略显不足。

家强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在写作上刻苦耕耘、创作颇丰的农民作家,已公开发表和出版小说、散文近二百万字。他一生坎坷,饱受艰辛,既无职业,又无固定生活来源,虽然将近古稀之年,仍然老骥伏枥,笔耕不辍,实在让人钦佩。在此,祝贺《三线三线》的出版发行,期待家强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目 录

三·线·三·线 SAN·XIAN·SAN·XIAN

第一集	1
第二集	16
第三集	32
第四集	48
第五集	63
第六集	78
第七集	94
第八集	107
第九集	123
第十集	140
第十一集	154
第十二集	167
第十三集	182



◆ 三·线·三·线 ◆
三·线·三·线 三·线·三·线

第十四集	199
第十五集	214
第十六集	228
第十七集	244
第十八集	264
第十九集	280
第二十集	296
第二十一集	314
第二十二集	332
第二十三集	348
第二十四集	365
剧中人物谱	378
后 记	381



1—1，字幕：一九六五年秋。

1—2，贵州省三线建设基地大院（日）（外）

一面五星红旗下，站着一排身背被包，昂首挺胸的勘探队员。队长于洋在队前一声口令：“立正！”队员们“咚”地一声双脚并拢！稍息的口令下达后，于洋跑步来到首长高鹏的面前大声说：“报告首长，首批赴黔中三线建设的地质勘探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高鹏站到队列前，行了个军礼说：“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就谈不上国防。他号召我们到三线去，到祖国建设的大后方去！建航空基地，办航空工业，你们是基地派出的第一批赴黔中的地质勘探队，是筑牢三线根基的创业者，希望你们不负重托，埋头苦干，团结群众，走在时代前列，以优异成绩，向祖国汇报！”话刚说完，一辆中吉普开了过来。车厢上贴着大幅标语：左面：“一切听从党安排”右面：“到三线去，创业立功！”

高鹏紧紧握住于洋的手说：“希望你们早传捷报！”

于洋一个立正说：“请首长放心！”回头对同志们发出口令：“出发！”旗手队员一跃上了车厢，红旗竖在前面，队员们一个个小老虎般地飞身上车，坐在两



侧，于洋坐进副驾驶室，伸手向首长告别……中吉普刚驶出大院，高鹏却跑了上去，于洋见书记跑来，知道有事，便让司机停下来，来到书记的面前。

高鹏：“你的心中还应装着农民群众，这自然灾害刚过，国家元气还没恢复，支援农业是党中央的号召！”

于洋：“记住了！”

1—3，公路上（日）（外）

车厢里撒下一路歌声：“学习雷锋，好榜样……”车速慢了下来，缓缓地左转弯驶入一条蜿蜒的小土路，越过“二狮把门”、“龙井青山”、“关坝小寨”引擎轰鸣着爬到庙坡半山，车厢里的大刘突然叫起来：“太美了，祖国的大西南太美了！”队员们站起来争相观看：一条小河从远处的山峦中逶迤流淌，弯弯曲曲地像舞动的巨龙，翻腾滚动，一会儿钻进陡岩壁立的屏障之下，一会儿睡卧在田坝之中……两岸山岭上一缕缕的红叶耀眼……河沿上修竹茂密，高树、灌丛、竹枝上的丹顶鹤、鹭丝鸟点点亮白。突然，呼啦一下四散飞开，飘飘荡荡地闲游一圈又依然缓缓飞回原处。绿竹、树丛中的茅屋农舍炊烟袅袅，劳作的农妇正在走向河边、田坝。

普安河两岸的稻田坝子里，站立着收割后的稻草，一排排满田满坝，田坎上社员们正把谷草收背回去，堆到寨里寨外，这一切给山寨罩上了一层深秋的色彩……

车厢里的李艳秋由衷地唱起了“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这歌声感染了所有的队员，大家跟着合唱。

于洋被他们的快乐所感动，急命驾驶员停车，跳下车和队员们一起站在岩头上欣赏起这黔山秀水，贵州坝子……

“噹、噹、噹”几声铜锣，从山那边隐隐传来。队员们侧耳细听，微弱的救火声让队员们竖起耳朵！转望山顶，浓烟飙升！于洋感到事情不妙，急命队员：“上车，救火！”

中吉普翻过山坡后，一个急刹车停在了普安寨的那棵千年银杏树下。于洋队长站在踏脚板上急喊：“快下车救火！”

大刘第一个跳下车，随后车厢里的十来个队员都跳下来，他们不顾一切地直奔失火现场……

1—4，岩偏上（日）（外）

吴憨包仍在猛力敲响手提的铜锣“噹、噹、噹”边敲边声嘶力竭地叫喊：

“救火了，救火了！”

山顶上普安寺内的小学校也在鸣钟助警！

1—5，田坝中（日）（外）

田中背草的人，一个个惊慌地丢下手中活计，扭身往寨中跑去。

1—6，寨中，寨外（日）（外）

铜锣声、呼喊声、救火声，声声刺耳……

1—7，河对岸的五狮山下（日）（外）

修筑土墙茅屋的工地上，刘强、胡熠华从两米高的墙上跳下来，不顾一切地顺着下坡小道急跑，他们跳过石包，刺蓬……

叶冬青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看一下失火的位置，双脚软得像摊稀泥，一屁股坐在刺蓬上拉住胡熠华说：“熠华，我跑不动了，你年轻跑得快，快去看看，若是我家，先把大衣柜抬出来。”

1—8，河堰上（日）（外）

胡熠华速度加快，他几步跳过河堰，后面的几位青年噼哩叭啦地踩着漫过河堰的水急跑，水花四溅……

1—9，寨北桥头（日）（外）

吴憨包的锣声一阵紧似一阵，冯二蛮担着水桶跑往失火现场回头提醒他说：“你还不快一点去叫肖会计。支书，去公社开会，没人指挥不行！”

吴憨包点点头，“噹噹噹，噹噹噹”敲着锣，急步往肖剑肖会计家跑去……

1—10，肖剑家（日）（内）

还在沉睡中的肖剑从梦中惊醒，一咕噜翻身下床，揉着眼睛口吐呓语：“失火？”他提着裤子打开门，一束强烈的光线刺激了他的眼睛，他猛一低头问：“谁家失火?!”

吴憨包：“叶二孃家。”

肖剑：“哟！”一下子惊异起来，他心急火燎地提起裤子就跑。

吴憨包诧异地看着他，木纳地站在那里，肖剑回头反常地叫：“走，走呀！”



1—11, 叶三哥家 (日) (内)

三嫂一头钻进自己家, 撅起屁股咒她的姑姑叶二孃: “祸水, 真是祸水! 当初我咋的就把这房子给她住了呢?” 她被蹿进来的浓烟呛得咳了几声, 不得已勾着头乱撞, 心里急得猫抓一样, 不知怎么样才能将自己家的东西转移出去! 一边猴急一边说: “这房子不能再让她住了, 得叫她搬家, 叫她赔!”

1—12, 失火现场 (日) (外)

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 寨中顺街的灌溉水渠被堵了个水凼, 人们从中舀水泼火, 有的跑进邻居家抬水, 有的从屋里抱被子, 抬家具, 整个现场吼叫声、吆喝声、喊成一片……

1—13, 下坝田中 (日) (外)

刘广青, 一个很壮实的汉子, 背着一背稻草, 见人们从身边跑过, 心中一急, 一头栽进水田里——他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几次拱动, 背上的稻草压得更紧了, 他没法翻身, 浸水的稻草越压越重, 他越拱动越往泥糊里钻, 眼睛、鼻子、嘴巴全被泥糊糊住了, 呼吸困难的他, 挣扎了半天, 动弹不得了。

1—14, 河边碾房内 (日) (外)

篾编组的人们, 听到寨中失火, 年轻人屁股一抬, 就要跟着跑, 叶三哥篾刀一砸说: “干什么, 干什么?”

青年们感到意外, 叶文瞪他两眼, 暴跳着喊: “救火, 你家的房子, 二姑住的那间。”

叶三哥: “啊, 我家的房子。”他猛一高跳: “走, 走哇, 还不快点!”

1—15, 田坝的谷草堆旁 (日) (外)

林姗、刘红、彭三妹, 几个姑娘正一帽谷草一帽谷草地解开往大簸箕里抖着粘在谷梢上的谷粒……听到救火声, 猛然愣了一下, 林姗急忙拽一下刘红: “失火了, 失火了!”

三个姑娘丢下手中的活计, 拼命往街上跑去。

1—16, 失火现场 (日) (外)

叶二孃抱着床被子正往外奔, 却被门扣挂住了, 她一使劲被子撕了一道口

子，心急如焚的她不知如何是好！

村街上跑来了从汽车上跳下来的勘探队员，一个个扭身上房，李艳秋上前把二嬢拽出来。

放下被子的叶二嬢眼睛睁得老大，看着这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心里诧异！

大刘跳上房，咋呼着让人递水。

于洋居然成了整个现场的指挥，刚才还乱遭遭的场面，被他一阵喊叫竟秩序井然，抬水的，堵沟的，提桶端盆的，抬家具的，爬房截断火路的……紧接着几架楼梯搭上屋檐，抬来的水依次传递，火势被压了下来。

叶冬青这时才从对面的张家小巷里拱出来，他用惊异的目光看着那位陌生的指挥，再看看身着异服的救火人，心里想：“活菩萨，救命的活菩萨呀！”

叶三哥紧跟着敲锣的吴憨包跑过来。

叶三哥：“叔，咋的了，咋就失火了呢？”

叶冬青：“要不是这帮人，连你家住的也要毁了。”

叶三哥：“那我得叫二姑他们赔！”

刘红跑来一步跳在石坎上问：“妈，这是咋的了？”

叶二嬢：“我咋知道，老天爷不给咱路走呗。”

突然，不知是谁从房子上滚了下来，于洋急忙跳到伤者身边，见头上，脸上都是血急忙吩咐李艳秋：“小李，快，快来处理。”

赤手空拳的李艳秋一见这种情形吓了一跳，她搓着两手，让自己镇定一下，毅然决然地走上前去准备背伤者。刘强急忙走过来说：“同志，我来！”声音斩钉截铁，不容争辩。

艳秋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这声音咋就这么熟呢？人的身影也是那么地熟悉，但抢救伤员要紧，她顾不得问了。

刘强呢，当他第一眼看到艳秋时，他也想上前去认一认这位同学，大他三岁的李大姐。可，自己混成这个样子，人家是工人，干部，和我这个抠包谷圪茷的农民有天壤之别——他的自卑感让他决定还是不认的好。

1—17，村街上（日）（外）

艳秋前面跑，刘强背着人后面跟，来到汽车下面，艳秋跳上车拽下自己的被包，快速打开。

刘强急忙阻止：“使不得，使不得，你这干干净净的被子。”

艳秋惊奇地：“被子咋了？”这一声吼叫让她的眼珠子瞪了一下，这一下她那记忆的窗口突然打开：“咋有点像他呢？”



刘强却没注意对方的表情，只顾自己身上的人，他反问背上的二蛮：“要紧不？”

三嫂周身着火似的狂奔过来，看见刘强背着二蛮就急急地问：“我弟他要紧不？”

刘强两眼一瞪，瞅着三嫂，闭着嘴巴，不愿搭理她。

这时，李艳秋指着打开的被子命令刘强：“放上面！”

三嫂急着帮忙：“对，放上面。”

1—18，失火现场（日）（外）

火熄了，余烟袅袅。

救火的人一个个从房上下来，站在街中间，勘探队员们的衣服全弄得脏兮兮的，相互看看都笑了。

三嫂指着那群陌生人问肖剑：“这，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肖剑：“该着刘强家不遭这一劫。”

三嫂：“人算不如天算，他认为这便宜房是那么好住的！”

叶文走过来：“三嫂，你说什么呢？”

三嫂：“我说什么，关你屁事！”

叶文：“不许你说二姑的坏话。”

三嫂跳了起来，她双脚蹦跳着，恶狠狠地指着叶文的鼻子吼：“我说她什么坏话了，你说，说出来呀！”她吼叫着越来越凶，眼看就要一耳光打上去，却被肖剑拉住了。

肖剑拽拽三嫂说：“林支书他们来了。”

只见叶冬青走到林支书面前指指那群陌生人说：“幸亏他们，是他们扑灭了火。”

林支书指指于洋：“你就是于洋队长吧，刚才我们还在公社看你的照片，说你们下午到，真快呀。”

于洋风趣地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

林支书面向大众：“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就是到我们大队来建设国家三线工厂的勘探队队长于洋，以后他就是工厂的厂长。”

群众一阵热烈的掌声，有欢迎的意思，也有赞扬的内容。

叶二孃急忙走上前来说：“于队长谢谢你们了，没有你们，我家就完了。”说完这句话，她盯住于洋老是看，回头对叶冬青说：“冬青，我咋看于洋有点像咱们家的三弟呢？”

叶冬青再仔细看看说：“是有点像。”

于洋朝二孃点点头对大家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三线建设的先遣队，是来勘探厂址的，以后就要和大家做邻居了，希望老乡们多多关照。”

群众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1—19；桥头冯大娘家（日）（内）

几个勘探队员用担架把冯二蛮抬进了板壁房……

风风火火的三嫂两脚跨到担架前哭声吼叫：“叫叶二孃家赔！”

叶文扭头对三嫂说：“三嫂，咋个赔法？”

三嫂：“这，我不管，我家弟是为她家救火受伤的，她就得包休（包医的意思）！”

林姗：“表姐，你添什么乱呢！表哥他不是好好的吗？再说，刘强家那么远来又遭了这一劫，你咋就没有点怜悯之心呢？”

三嫂：“就你向着他，我问你，冯二蛮是不是你表哥！”

林姗：“是咋的了，是就不讲理了！我就见不得你这种人。”

艳秋拽了一下林姗说：“他是你表哥吧？”一面交待用药一面教她怎样护理……

冯大娘恨一眼女儿春莲上前去拉住艳秋说：“姑娘，你们都是好人。”

艳秋：“哎，大娘我请问，今天背你家儿子的刘强住哪里？”

冯大娘：“你找刘强？我这里安顿一下就带你去。”

艳秋：“不忙，不忙，以后在这儿住下了，有的是时间。”

三嫂遭表妹斥责了一通又见整个屋里的人都对她楞眉鼓眼地，不搭理她，便屁股一扭走到门口气冲冲地回头说：“我，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米汤，谁爱管你们家的闲事，费力不讨好，点火不见亮。”

1—20，冯家门外桥头上（傍晚）（外）

几个年轻人席地而坐，听吴憨包那说评书般地介绍：“……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庙坡上下来一辆汽车，那上面‘嚓嚓嚓’跳下数名工人，干部，直奔现场而去……”

刘强接着：“那位女生菩萨心肠，竟拿下自己的被包，让二蛮那脏兮兮的身躯躺在上面……”

胡熠华：“那于队长更是指挥有方，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吴憨包：“哎哎哎，刘强，你咋知道是她的被子，你同她睡过？”



刘强：“你又口无遮拦，人家是工人，干部！”

吴憨包：“工人，干部咋了，你还能沾污了她！”

刘强：“干部，工人可是国家供应粮食，那是国家的宝贝，伟大呀！”

话没说完，锣声又从下坝传了过来：“噙、噙、噙……”

胡熠华：“憨包，你这打更匠是干什么的，你的锣被人拿走了都不知道。”

憨包：“坏了，坏了，一定是被支书拿去了。”他“嗨——”的一声。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站了出去。

1—21，桥头下（日）（外）

桥头，桥上，山岩上的火把光亮下站满了黑压压的人。

叶冬青把满身稀泥的弟弟刘广青的尸体放置在石板上，哭丧着脸一把一把地从他身上抹下稀泥……

刘强急奔过来大声哭叫：“爹，爹。”一边哭一边帮着收拾父亲身上的泥。

叶二孃跑来一屁股坐在石坎上失声痛哭：“我的人哪……”

妇女们围了过去，都替苦命的二孃流下了辛酸的眼泪。

叶奶奶也拄着拐棍来到了桥头上，她几次晕倒，护卫的人跟了一大群……

刘红更是悲伤，呼哧呼哧地喘粗气，突然一口气上不来，两只眼珠子翻白翻白地噎住了。

林姗急忙把她搂在怀里，伸手抹她的胸口：“刘红，刘红”地叫个不停。

叶文见背着药箱的艳秋过来，对周围的人大声吼：“让，让开。”说着人们让开一条路，艳秋走过去对刘红实施急救……

1—22，小阁楼下（夜）（外）

勘探队的同志们吃了两个自带的干馒头，都闷闷地不说话。

林支书及干部们扛着铺床的稻草放下后对于洋说：“这小阁楼是原管理区驻地，太简陋了，真对不起，连床都没有。”

于洋：“我们可不是来享受的！”说着吩咐同志们：“你们在家铺床我和艳秋去叶二孃家，大刘、小丁到冯二蛮家，看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做的。”

肖剑：“于队长，他刘家，可是来路不明呀！”

大刘鼓着眼睛：“放屁！他家是不是中国人？”说着推开肖剑，手一扬，走！

肖剑满脸狐疑、倒退几步说：“什么人呀，一点阶级斗争观念都没有！”

1—23, 叶二孀家(日)(外)

二孀被刘强背回家,仍然哭得天昏地暗。

叶文:“姑,不要哭了,哭坏了身子……”

翠翠、毛毛都痴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林姗走过来一边给二孀揩泪,一边好言相劝……刘强、刘红、叶文、翠翠、毛毛都跪在刘广青的灵前……

肖剑及一班道士边敲锣鼓边念经唱文超度亡魂……

于洋来到二孀面前:“二孀,你可不能太悲伤了,你那两双儿女需要你,以后咱就相互帮衬着。”

二孀抬头感激地看着于洋。

1—24, 冯大娘家(日)(内)

冯大叔一家正在吃饭。

林姗:“表哥,好些了吗?”

冯二蛮:“没事,擦破点皮!”

林姗:“没事就好。”

冯大叔:“可怜啊!这回刘广青一死,叶二孀难喽,至今还是住你大姐家的房屋,这麻绳咋净朝细处断呢?”

冯大娘:“一家人没了男人,这日子咋熬呀?”说着她流出了眼泪……接着便哭声哭气地告诫二蛮:“二蛮呀,咱街坊邻里的,要多帮帮人家。”

林姗:“姨妈,表哥他为了截断火路,还从房上摔下来。不是要好的人,他和胡熠华会那么上心?”

冯大娘:“要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

冯大爷:“姗姗呀,刘强他们一家人逃荒要饭地来投奔后家,难呀,大家都拿只龙眼看看。”

说着大刘、小丁他们进来了。

大刘握住二蛮的手说:“你是好样的。”

小丁:“于队长号召我们向你学习哪!”

1—25, 叶二孀家(夜)(内)

叶冬青走过灵堂,来到后屋叶奶奶的身边坐下。

叶奶奶:“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呢?大儿子命短,二儿子被保长抓了壮丁,一



去杳无音信，有个女婿刚来身边却死了，留着我这个活孤寡做哪样，做哪样嘛！”她哭诉着一头撞在床架上……在场的人惊慌得措手不及。

叶冬青慌忙上前：“妈，你可别这么想，他们走了，不是还有我吗？”

叶三哥：“奶奶，你可不能乱想，二姑父他是得错了病！”

叶奶奶：“放屁，要是家境好一点，不早就治好了！”

叶三哥急忙打自己的嘴：“你看我这张嘴，又惹奶奶生气了。”

叶奶奶：“你呀，咋就一点也不像你爹呢？整天和你二姑、二姑父过不去，人家吃了你的肉还是啃了你的骨头，你这样寒心他们，这回你二姑父死了，你是不是就高兴了！”

叶三哥：“奶奶！你咋这样说呢，再不好，二姑和我爸也是一个奶头喂长大的姊妹啊。”

叶奶奶：“你要是晓得她是你的亲姑姑，你还会没完没了地和他们过不去吗？”

叶文老远嗓门大大地：“奶奶，三哥，一个怕婆娘的货，你又不是不知道。”

叶三哥：“叶文，谁怕婆娘啦！”

叶文：“你敢说不是！”然后走到奶奶身边：“奶奶，二姑家办事，人多吵闹，你还是到我们那边去，清静些。”

叶冬青随后补充道：“把奶奶牵到我们那边去。以后呀，奶奶就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二姑一个人拖着几个娃，不容易。”

叶奶奶一边接住孙孙的手一边说：“冬青呀，你二姐她一堆细娃挡不得力，以后可就要靠你喽。”

叶文：“表兄表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我们会照顾他们的。”

于洋看看艳秋相互点头。

叶文背着奶奶从灵堂走出去……

三嫂坐在门口奶孩子，见冯二蛮扛着一口袋洋芋来到二孃家门口，三嫂急忙跑过去问：“二弟，你这是？”

二蛮：“咱爹叫送给她们的。”他手指指二孃家。

三嫂问三不问四地伸手拽住口袋就往自己家里拖。

二蛮诧异地问：“姐，你这是做哪样？”

三嫂话不说，气不出，一个劲地往家拖。

二蛮不愿顶撞姐姐，但还是气不过地问：“你这是发哪门子的疯呀？”

三嫂：“凭什么送她这么多洋芋，她是你什么人！”

走出大门的林姗心里过电影，刘强他们家刚到普安的情况又一幕幕地呈现在